

在无声与呐喊中绽放一树花开

陆莎薇

岁月如歌,人生如歌,歌声抒发情怀,寄托情感。然而,在历史的褶皱里,却有一些喉咙无法唱出悠扬的曲调,因为它们承载着超乎寻常的重量。

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“心里直翻腾,却开不了口”,他被时代的枷锁禁锢了发声,这无奈的境遇,恰似无数在时代缝隙中艰难求生的华夏儿女。尽管被现实桎梏得缄默无言,但心中的信念不灭,努力的方向不变,被逐出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,用血泪凝结成“乘骐骥以驰骋兮,来吾道夫先路”的担当;贫困交加的陆游在病榻上梦见“楼船夜雪瓜洲渡,铁马秋风大散关”的金戈铁马。于无声处听惊雷,那些被迫沉默的喉咙,以文字为舟,以气节为帆,用不朽的精神,构筑起穿越时空的静默力量。他们的沉默不是麻木,不是沉沦,未能发出的嘶吼,暗暗落下的血泪,终将化为滋养时代的泥土,给予后人向上的精神火焰,永远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艾青笔下用嘶哑喉咙歌唱的鸟儿,是悲悯

的,更是悲壮的,它每一声啼鸣都似利刀,撕裂着时代的伤口,即使精疲力竭也要引吭高歌,也要振翅冲向天空,这不正是中华大地无数抗争者的缩影。身陷囹圄的文天祥振臂高呼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浩然正气的忠魂之声穿透敌军铁蹄;抗日英雄杨靖宇在零下30℃的雪原上,声嘶力竭地宣告“我是中国人,不能向侵略者投降。”这些穿透岁月的撕裂之音,不是空洞的音节、单纯的声浪,而是抗争者用生命吹响的冲锋号角,嘹亮的声音刺破天穹,唤醒沉睡的灵魂,指引着人们向正义,向光明奋勇进发。

穆旦诗中“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——拥抱,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,这是觉醒者振聋发聩的呐喊,这是行动者铿锵有力的步伐。回溯往昔,“民族脊梁”鲁迅以笔为刀,坚守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誓言,在黑暗中用文字点燃火种。虎门销烟烈火熊熊,五四运动浪潮翻滚,改革开放春潮澎湃,一代又一代自强不息的中国人,在蛰伏

中蓄积力量,在呐喊中厚积薄发,终将行动和担当化为磅礴的力量,推动时代巨轮滚滚向前。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耕作田间地头,为解决全球粮食贡献中国智慧;景海鹏问天踏月,数次拜访苍穹,用航天员的脊梁托举民族飞天梦,奋斗者们用血肉之躯在华夏大地书写壮美篇章。

历史恰如一棵生生不息的参天巨树,在黑暗中汲取力量,沉默是向下扎根的坚守,纵使阻力重重也无法封锁破土的决心,哪怕风雨雷霆也要拔节生长,最终必能绽放满树的繁花。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坐标上,今天的我们生逢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,何其幸福,何等幸运,作为新时代的青年,该如何“亮喉”,发出属于自己新时代的强音,毋庸置疑的答案是怀揣敬畏之心,接过先辈的接力棒,责无旁贷地传承历史的厚重,担负时代赋予的使命,以奔跑的姿态,用青春的热忱、奋斗的汗水,浇灌承载着民族记忆和辉煌未来的中华巨树,让它更加枝繁叶茂!

一枚勋章的重量

诸纪红

整理旧物时,那枚陈旧的勋章从箱底滑落,静默地停在我的脚边。祖父生前极少触碰它,仿佛褪色的绶带不过是压箱底的寻常物件。他离世三年后,我偶然翻开他锁在抽屉里的日记本,残破的纸页间洇出几行墨迹:“1943年冬,随担架队转战沂蒙山区,于敌寇扫荡中抢运伤员七人。”

勋章躺在掌心,竟有些烫手。

祖父晚年总爱坐在院中老槐树下发呆,沟壑纵横的手常常无意识地揉搓膝盖。我曾缠着他讲打仗的往事,他喉咙里滚动着含糊的声响,最终只是苦笑着摆摆手:“肚里揣着半辈子话,堵得喘不过气。”那摇头的瞬间,我忽然想起老舍笔下开不了口的鼓书艺人。有些往事太沉太重,压在舌根底下,终究化作一声叹息。

后来村里广播站检修喇叭,调试时漏出一段《黄河大合唱》的电流声。苍凉的旋律从歪斜的木杆上跌落时,正为祖父斟茶的我,忽闻一丝颤抖的音调从他喉间渗出。起初低哑断续,渐渐聚成沉郁的潮涌,混着老槐树叶的沙响,竟依稀辨得出“风在吼,马在叫”的调子。艾青的诗句倏然击中了,原来最哑的声带也能为破碎山河震颤。

我原以为那些过往早已凝固成化石。直至某个槐花簌簌的月夜,他把一勺野蜂蜜搅进我的粗瓷碗。蜜浆融化的漩涡里,银勺突然磕在碗沿叮当作响:“那年从火线上背下来的小连长,才十九岁啊。”他伸出枯竹般的手指,月光流过掌中蜈蚣似的旧疤,“弹片削掉他半个肩膀,临闭眼前还往我兜里塞东西……”话音突然被夜风掐断,空气里浮动着糖浆的甜与硝烟的涩。晒谷场尽头的玉米地正翻涌着青纱帐,叶片摩擦声如海潮漫卷。穆旦的诗在暮色里燃烧起来,带血的手终将拥抱新生,因为无数扑向黑暗的身影,已为黎明铺就了路基。

此刻勋章安静地卧在掌心,绶带边缘毛糙的织线如磨损的年光。它不再仅仅是祖父的私藏,丝缕间纠缠着千万人的脚印,锈迹下封存着从哑到呐喊的悠长跋涉。

前夜,我把勋章别在内襟。金属贴着心跳微微发烫,像一颗不眠的星子沉入胸膛。回望山坳间沉睡的村落,指尖拂过胸前微凸的轮廓。山河静好,而血脉里自有惊雷奔涌,等待为这方浸透血泪与甘霖的土地,发出属于吾辈的应答。

因为它托着的不仅是褪色的绶带,而是一个从血火里蹿出来的时代。

以呐喊为号 以微光成炬

赵颖

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,在每个波澜壮阔的时代,总有“嘶哑的喉咙”划破沉寂,总有“带血的手”传递希望,更有无数将个人微光融入时代火炬的身影,照亮文明前行的道路。他们共同奏响历史与未来的交响乐章,续写着生生不息的文明长卷。

历史的褶皱里,那些“嘶哑的喉咙”从未缺席。在铁屋般的旧中国,鲁迅以笔为“投枪”“匕首”,在《狂人日记》里撕开封建礼教的伪善面具,在《呐喊》自序中倾诉“揭出病苦,引起疗救的注意”的赤诚。他的文字似暗夜惊雷,惊醒无数沉睡的灵魂。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追悼会上,顶着特务的枪口拍案而起,用嘶哑却铿锵的嗓音怒斥反动派暴行,以生命为墨书写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。这些穿透时代的呐喊,如同破晓的号角,为黑暗中的民族指引方向。

而那些“带血的手”,则在艰难困苦中传递着力量。长征路上,红军战士们手牵着手,跨越雪山草地,他们的手或许布满冻疮、鲜血淋漓,但始终紧紧相握,传递着坚韧与勇气。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,无数战士用带血的手紧握钢枪,为保卫祖国浴血奋战。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着民族的尊严,让希望的火种得以延续。这些“带血的手”,是时代的脊梁,支撑起民族的未来。

新时代的星河中,无数微光正汇聚成照亮前路火炬。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师们,用布满裂痕的手拂去千年尘埃,让斑驳壁画重焕生机;航天科研团队以精密如尺的双手,托举“嫦娥”探月、“祝融”驭火;乡村教师用温暖的手掌,为大山深处的孩子点亮知识的灯塔。正如北斗卫星团队平均年龄31岁的科研人员,他们将青春化作星辰,让中国导航闪耀苍穹;黄文秀将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,用热血浇灌百坭村的脱贫之花。这些平凡的奋斗者,以个体微光融入时代火炬,让民族复兴的征程星光璀璨。

从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求索,到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奋进,文明的传承始终需要划破长空的呐喊、跨越苦难的坚守、微光成炬的担当。当每个时代的“嘶哑的喉咙”“带血的手”与千万道微光汇聚,终将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响中,谱写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乐章,让文明的长卷在薪火相传中绽放永恒光芒。